

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
##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財 成飄浪費繼業

引首《水龍吟》「詠楊花」 蘇東坡作

似花還似非花，也無人惜從教墜。拋家傍路，思量卻是，無情有思。綵損柔腸，困酣嬌眼，欲開還閉。

夢隨風萬里，尋郎去處，又還被鶯呼起。不恨此花飛盡，恨西園、落紅難綴。曉來雨過，遺蹤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塵土，一分流水。細看來，不是楊花，點點是離人淚。

【評】

楊花世態，春色三分，酷似成珪家業耳。成珪不暇自惜而坡公惜之。

卻說成珪官事初時沒人知覺，只半月間，街坊上人人曉得。

女婿冷祝，外路販又口才回，聞得此事，歸來對妻子道：「丈人為官事，你知否？」冷一姐失驚道：「是不知。」冷祝道：

「呵呵，你在家下，倒不曉得？」冷一姐道：「既知，快快說與我聽。」冷祝道：「我只聞得丈人販了筍乾，那知他的詳細。」

冷一姐道：「老厭到也繇他，但不知干涉娘否？雖然不是親生，也要盡個虛花體面，快去探望一聲，也見我們掛念。」冷祝

道：「甚麼緊急公文，過□來朝，空些去未遲。」冷一姐罵道：「這蛆鑽骨頭的，別事繇你慢帳，娘家有事，還不快去獻個慇懃。」

冷祝見妻子發怒，只得收點了行李，換上一領簇簇新漿洗的道袍，帶些土儀之物，搖搖擺擺，來到成家門首。放下包裹，到廳高聲通名道：「女婿冷祝奉老婆命特來探望，丈人、丈母可還在麼？」都氏忙應道：「冷婿家親，進內就是。何必揚聲？」

冷祝拜揖道：「丈母有所不知，當年也蒙吩咐過，其後因而斗膽，直造內房，正遇丈母放溺，小婿一揖拜下，丈母回禮不迭。那日你女兒在旁，甚是怪我，晚上歸來，把我打下四五個耳瓜子。故此今後再不敢進內了。」都氏道：「大凡禮貌，貴乎適中。」冷祝道：「適中小事，今後丈母只是不要放溺便好。」

小婿聞丈人為事，特備土儀數色，與丈母解悶。」都氏道：「你在外路方歸，反把禮物送我，生受你了。利息可好麼？」冷祝道：「全虧丈人、丈母保佑，利息加倍。只一件可恨處……」

都氏道：「恨著何事？」冷祝道：「不瞞丈母說，小婿在江湖上不止一日，目今卻被一個客伙嘲壞。雖是譏諷之談，一發竟把小婿的毛病說盡，甚為有理，故此記得在此。念與你聽：

買袋賣袋又買袋，袋本安閒人作怪。

無端出去又回歸，為甚買來又去賣？

逐個銅錢上貫穿，成錠紋銀都夾壞。

仔細思量解語難，笑煞區區冷布袋。」

都氏道：「依他這樣講來，卻教你不要做了買賣。為人不去經營，則與豚犬何異？自古說：勤儉生富貴，富貴越要勤儉哩。」冷祝道：「女婿盡愛富貴，只出外經商，風霜勞頓，其實難受。若得鳳凰山變了銀子，與小婿日擊數分，隨分用度，才是快活。」都氏道：「又來說呆話了！人生坐食，山也會空。你既厭客途，何不措守田園，也到安逸。待我與你丈人說知，將些肥田美地分撥與你，就遂你的意了。」冷祝笑道：

「若得丈母如此，女婿來世情願變株毛竹。」都氏道：「要他何用？」冷祝道：「小婿無可相報，只除做了毛竹，將來削塊板子，為丈母增點威儀，教訓岳父。」都氏道：「一向不見你講笑了。書房中見過丈人，一同用飯。」

冷祝徑至書廳，來尋岳父。原來成珪早已知道女婿到來，最是可厭，即將帳子垂下，假做睡著，冷祝遍尋不見，連馬桶也去掀開看看。一尋尋到帳子內，見了丈人，便高聲叫道：「尋著了！尋著了！」成珪道：「那個這等喊叫？」冷祝道：「小婿特來探望，周圍不見，原來睡熟在此。敢問丈人，可是害甚麼病症？」成珪道：「多謝你掛念，且喜沒病。」冷祝道：

「我道丈人不像害病的。聞得岳父官司大勝，只打得二□竹片，不知與誰家涉訟？女兒掛念著我問個詳細。」成珪道：「因與你丈母相關，告到官司。只是做男人的認分虧罷了，到也不為大害。」冷祝道：「原來與丈母相持！你是風流官事，便打幾下，要是疼都不疼的。」成珪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冷祝道：「小婿聞得丈母家法，好歹罰跪半日，然後行杖，動以百計，加之揪耳拔須，冒呵辱罵，總也不止一端；及至挨得打數滿足，還要從容謝打，次日行動如常，不致半毫有損。如今官棒名雖利害，其實家法反凶；況未常先跪半刻，又不曾辱罵一句，不過打得二□餘下，何啻天淵！因此得知丈人這番，想來必不妨事。」

」

成珪正是厭煩去處，都氏早將酒食送進，隨喚都飄陪飲。

冷祝問道：「舅舅宅上頗遠，為何一喚就來？一發竟沒客氣。」

都飄道：「小弟就在後園看書。」冷祝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怪不得。」都氏道：「你還不知，舅舅因我與你丈人廝鬧，已立他為子。因你不在家，連你妻子都也不接他來。」冷祝道：「這樣講來，目今的舅舅，到是個沒底的人物了。」都飄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冷祝道：「馬桶打去了底，不是改甌了？可賀，可賀！」說話之間，酒食俱已罄盡。

冷祝起身要歸。都氏吩咐道：「目下洵你丈人的氣，弄得骨瘦如柴，面皮黃落。我做娘的好不記懷女兒，他做女兒的，全不念我。今晚回去，千萬與他說知，著他明日就來望我一望。」

冷祝道：「丈母說那裡話！女兒在家，莫說丈母，就是丈母家一隻老狗，他也每常動問，安得不念母親？明日就著他來。」

冷祝到家，門已關上，冷祝拾塊磚石，把門敲著，高叫一姐道：「丈夫回來，也不教他牀上接風。這時把門閉了，臭花娘，莫不戀著漢子？」一姐正是備些肴撰，等待丈夫回來同著，見他傍晚不至，料在娘家取擾，每常不醉不歸，因而獨自吃完，收過殘物，背著盞燈兒坐下等候。聽得打門之聲，即忙開門放人，問道：「為何大呼小喝的？罵那一個？」冷祝趁著酒興，胡言亂語的也不回復，竟把妻子摟住，就要親嘴。冷一姐道：

「休得發狂，且將娘家事體說與我聽。」冷祝搖頭道：「不說，不說，真真不說。你這些雌兒們，時新作怪，各各效尤，似你母親，辣豁更甚。我若說來，你便一學而就，區區鬻上實是打不起！」一姐便把丈夫耳朵一把揪住，道：「小猴子，說不說？」

冷祝甘忍著疼，畢竟不說，口中只是「汪汪」的叫道：「啊喲，你的爹便打他幾下，干我鳥事？你的娘怪煞你也。」一姐即忙放手問道：「母親怎生怪我？」冷祝道：「丈母怪你不去望他，日日洵了丈人的氣，沒處去說，故此將都家舅舅表正做了兒子，家財田產一畀與他，你我空自眼熱，只落得沒分。」

一姐聽得這家話，就是釘釘牢眼睛、冰凍僵鼻子的相似，半晌聲也不做了，暗想道：「老兒向來怪著我們，老娘須是愛我，雖然七伶八俐，常也落了我虛哄套子，每每沾染他些。目下便疏淡得個把來月，怎便拋撇了我？別事尤可，若繼了都白木在家，我們真是皮外卵子，決乎水漏不漏，可不枉了向年趨奉！」

且不要慌，明早待我去看個動靜，再作道理。」即喚丈夫安置。

那冷祝原是渾帳的人，那裡把此事放在心上？況兼出外月餘，免不得慾火已動，這接風筵宴，不須說得。

次日，冷一姐一轎來到爹媽跟前。只道這番不比前了，誰知都氏一發相愛，女兒相喚未畢，便一把拖人裡邊，說張道李，冷疼熱痛。一姐見娘熱簇簇的，也便放出那播弄弄雨的唇舌來。

母子二人，真是《殺狗記》中柳龍慶對著鬍子篆談心，兩人說得津津有味。一姐問父親乞打之繇，都氏又好似薛仁貴月下歎功、關雲長單刀赴會的相似，直把自己雄威一五一〇說得個天花亂墜。一姐稱羨道：「怪得你女婿不肯對我講，道孩兒學了母親手段，便要教訓他。我想孩兒吃他一百年飯，怎學得我娘半些？爹爹也該是這樣比較他才好。只周家老賊，再打他一頓方快。」都氏道：「我〔老〕娘也有此意，可惜何院君與兩個兒子再三求告，戲席賠話，故此輕放過他。」一姐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兒又聞得爹娘繼了都家弟弟，女兒□分喜歡。為何娘不與我說知？敢是怪著女兒？」都氏道：「我的兒，我為何怪你？」

只因官事匆忙，第二日走馬成事。你爹那裡心肯？不過懼著母親，勉強應允。故此各樣不管，星星是我料理。一時失記，不〔曾〕接得你，娘也並無他意。我兒，你不要因我有了兒子，你便冷落了我，日後事體，你但放心。老兒那裡？」成珪即忙答應道：「女兒到來，務必要買些甚麼食物。老娘要的，吩咐就是。」都氏道：「女兒不是別人，家下所有，盡可吃得。你且坐下，聽我說來。」成珪臀尖略略掂椅而坐。都氏道：「老兒，今日喚你，並無別說。只因你我年老，回頭並無親人，剛只一子一女。雖非自生，常言道：『孝順的便是骨肉。』如今諸凡事業，不少得俱是兒子所有，那做女兒的，豈不落空？論來手掌也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該把家事對股平分。但是子女有別，也須三與其一。你可將所有產業一一派出。也不必接得老周，這般費酒費食，只須你我均勻分析，趁早交與他們，完卻一生之事。你的意下如何？」

成珪沉吟半晌，答道：「我既無子，所有產業自然該付他人。但我年紀雖老，尚還未死，倘經分析，柄歸他手，他若得產之後，事產興隆，便誇自己力量所致，到也還好；如或因有外來之產，漫不經心，不無頹敗，那時供給不敷，彼此不樂。

在我，責他不孝；在他，怪我不慈。上下乖違，彼此交怨，正是勒馬臨崖，收鞭恨晚。偏又不是死不健，拍手無塵，做個壽則多辱，老厭、老廢，成何體統？古人云：『寧可一日無錢，不可一日無權。』老娘要分析雖是，只恐以後著為先著，難免旁觀之誚。只待我死之後，任憑老娘主張；若或一日還活，這事實難從命。」都氏道：「老兒差矣。你既知少不得是他人之物，何不早做個人情，也得兒女們歡喜，又免他的爭忿，有何不妙？假如你若先死，人便欺我女流，便有許多議論，還留我老娘有些主意。若我先死，你便內無主掌之婦，外有欺瞞之人，弄得你沒緒沒頭，管南失北。一遇拂意，不久泉下，那時五虎攢羊，做了個沒主喪家，只圖搶物爭財，誰來管你屍首？只怕早晨一死，晚上家世已盡，剛剩你臭敗屍骸，人人掩鼻吐唾。

不著依我先識，趁著康健，均分派搭，致他兩下無異，豈不是□全之策？」成珪道：「就依老娘指教，把產業編作一冊，除祭葬外，圖做三股，仍是老朽執掌，待我一死，就與他們收管。

」都氏道：「只係多事。要曉得忙了一世，把這當家擔子交與他們，一則可使他操持籌算，我和你又可眼見他們力量，又可於中調度他們；二則也討得一日快活飯吃。也說道，做兒女時供養了父母，今日也做日父母，受兒女供養，不枉人生一世，草生一秋。若依你，至死方歇，又何異於田坂裡耕牛，驛路上驢馬，到老奔馳，何苦！何苦！依我說，好好去取了一應文契帳目到來，再也不必遲延了。」

成珪撐持不脫，歎了口氣，忍不住兩淚交流而出。來至帳房，把這許多文契帳目一一檢點。不覺放聲大哭道：「我成珪若得個小小孩子，決不到有今日！便有遠房子姪，也不付與他姓。天呵！可憐成珪一世辛苦，今日老不賢逼勒，輕與他人，罷！罷！罷！我成珪該有結果，定須不做乞食餓俘，若或暮年該苦，只索繇天！」把淚痕拭淨，撥出一箱子紙札，一一抄謄名目，分文也不瞞落。原來凡百買賣那借，俱係都氏經手，以是難於作弊。

不多時，三股派明，都氏一面著人去喚冷布袋，一麵館中喚出都飄。成珪道：「今日喚爾等來，並無他事，只為我兩人年老，所有產業，免不得付與爾等。母親恐防日後爭執，今日特地派明，分與汝等歸身用度。但此產人手，便係己物，或守或變，我亦難管，也只要曉得區區得來時，須不似你二人今日的容易，便我死也瞑目了。你二人各執分單一紙，以為照證。」

成珪寫道：

立分單人成珪今因未及生子，膝下無人，老妻甚是著急，只得將產業派作三股，以二付與內姪都飄收掌，計開於後：

田若干畝地若干畝屋若干所山若干畝池

若干口解庫二所，首飾器皿未派

右分單付繼男成飄收執

年月日押

成珪照式寫下二紙，朗聲讀與妻子聽過。都氏道：「有心如此，一發將文契交付他們收管。」成珪道：「罷！罷！有心做雙空手，要這文契何用？」便雙手遞與妻子。

都氏先理一宗，並分單一紙，遞與冷祝道：「女婿，這都是丈人丈母血汗得來。千萬不可因而奢侈，以辜我意。」冷祝道：「小婿極是鼠的，只冷粥呷碗，也會過了日子。」冷一姐錯聽，只道丈夫要呷碗的是酒，便發怒道：「貪嘴獼猴，剛剛有了產業，便要呷酒。過了今日，若不說明，後來怎生了得？」

若要吃酒，只不許得產！」冷祝慌了手腳，那裡分辯得出？虧了都氏，將女婿言語曲為解明，一姐方才息怒，還要說個明白。

都氏道：「我兒不必作吵，你不過要他守法的意思，我有處置在此。女婿過來，聽我傳授，你可知丈人致富之繇麼？」

冷祝道：「一來時運好，二來力量好罷了，有甚難曉？」都氏道：「非也，丈人致富，皆由畏我得來。故孔子曰：君子有三畏。你道那三畏？少年畏父母，中年畏老婆，晚年畏兒子。人能全此三畏，自然國富家饒，豈不成了君子？假如年少時能畏父母，自然學問精進，不墮荒淫，這是一畏好了；中年能畏妻子，自然恪守家法，不致浪蕩，這是二畏好了；老年能畏兒子，務必勝我一分，自當讓他一著，這是第三畏好了。你的丈人少年沒了父母，老年沒有兒子，故此前後兩畏不曾行得，只自遵行得中年一件，便做成偌大家計。可見聖人之言，一字千金，不可輕易讀過。賢婿，你今莫學別人，也不必全得三畏，只學你丈人這一畏也就好了。你們初進之人，苦無直引，只把我新禮講解一明，自能達其奧矣。你丈人遵行已久，諷誦頗熟，今日你若情願得產，必須遵我新禮，免我女兒淘氣，若不肯依，休想產業。」冷祝懇求道：「不要說新禮，便是新新禮也依了。」

」都氏道：「既肯依，且對你妻子跪下。老兒可念與你聽。」

冷祝即忙掇把椅子，請妻子坐了，自己竟跪下。成珪站在旁邊，將新禮朗誦一遍，細細又講解了一番。冷祝點頭受記已畢，然後拜謝丈人丈母。一姐也拜謝爹娘。都氏吩咐道：「我兒，治家當以勤儉為主，待夫宜以嚴肅為先。冷婿既受我禮，決不教你淘氣，若有不遵，再與你竹片一條，打他幾下，自然會好。

必須修整妻綱，不可廢我遺烈。」一姐唯唯受命，收取文契，夫妻二人即日歸家。不在話下。

都氏又理了一宗文契，並一紙分單，交與都飄道：「我兒，這是你的，好好收下。」都飄道：「爹娘既將文契交與孩兒，兒量本事，亦不下於祝姐夫，為何姐夫便得歸身收息，孩兒只又執紙空契。請問爹娘，是何意思？」都氏道：「我兒有所不知。你爹爹說得有理。你讀書人，當精心向學，若一涉世務，便心無二用，如何濟得事來？故此爹爹著你專心於學，這些撐家勾當，我爹娘在一日，替你管一日。你只放心，必無他意。」

都飄見姑娘吩咐，便也不敢強辯，只得將文契落袖，暗想道：

「我姑娘一個聰明人，又被老子瞞過。老於本意原不肯實心與我，假以分心之說，哄過姑娘，意欲做個執票不如管業。我想如今館中，總是赴名讀書，常是接取娼妓到來，也要銀子用度。

常言道：『素富貴，行乎富貴。』難道如今的都相公到肯省縮慳吝不成？老龜子勒定產業，其實是條好計，誰知我又是個再世的張良，偏不墮他計中。文書票押已落袖裡，只須尋個主兒，行起『土四員』的勾當，何慮手頭乏鈔哉？」計議已定，便作歡顏，將爹媽倒身拜謝。

日歸館。不數日，便把上項那條計策行出。果然手頭充足，即便盡心浪用，百奢並舉。正是偷腥貓兒，舊性不改。這一向手內無錢，竟把舊時一班朋友都疏失了，如今囊內有物。安得不想故人？隨即帶了□來錠銀子，獨自個。搖搖擺擺的去訪舊友。行不多時，已到一條小小巷內，就把一間黑避觀的房子叩響，問一聲：「可在家麼？」早有一人應聲而出，怎生模樣？

但見：

滿臉堆來是笑，渾身妝就是俏。  
出言甜似鋪糖，作事利如張釣。  
計窮牆上蝸牛，得志山中虎豹。  
每從背後看來，但見肩窩過腦。

那人不是別個，正是那嫖賭行中有名做領袖的張暄，綽號「熱幫閒」的便是。張暄見是都飄到來。到也不甚快樂。瞧見都飄面上衣冠楚楚，竟不似上年光景，量來有些汁水，便將歡喜鬼面連忙抹下，帶笑連躬兜袍大喏道：「小弟久失請教，不知大官人到來，有失迎候，得罪，得罪。一向可得彩否？」

都飄道：「小弟自從別後，把賤姓都改了。」張暄道：「大官人尊性一向好的，如今又加之一改，更覺溫和，更覺慷慨，有趣得緊。」都飄道：「不是這性。」便把出繼根絲細說一遍。

張暄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叫小使：「快快殺豬宰牛，與成大官人慶賀。」都飄道：「這到不敢擾兄，小弟帶銀在此。」張暄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日常只是擾兄，今日到舍下，難道又擾兄？」

也罷，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雙手接下銀子，遞與小使道：「你將這銀與小易牙，買些食物，說都大官人在此，就要接他同酌，還要他來安排哩。轉身一發喚賽綿駒一同到來，陪大官人吃酒。」

小使應聲出門。

都飄默然無語，張暄欲待尋些笑談說說，見都飄不樂，不敢多言，便問道：「我看大兄遵顏，像是有些不樂，敢是為何？」

都飄歎口氣道：「哎，一言難盡！目下牢獄之災，實是受用不過！」張暄驚道：「甚麼官事？」都飄道：「也不為官事，也不為麼事，恨只恨我家晚老子，請下一個先生，□分不知趣向，苦苦叫人讀甚麼書。每每的我對他講道：『先生，你教書的，只要館穀罷了。』他卻一毫不懂。張兄，瞞不得你，算來阿弟這人，要讀些甚麼書、寫些甚麼字？日日被他聒絮不過，煩惱得緊。故此今日特來兄處消遣消遣。」張暄道：「怪不得大官人不樂。這樣不知趣的油嘴先生，一個戲法，直撮他九霄雲外去哩。不是趨承大官人說，你眼兒帶秀心中巧，不讀詩書也做官。讀甚麼書，讀甚麼書！不記得《論語》上說：『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。』這先生可是不讀到這句的？不要睬他，不要睬他。」都飄道：「張兄，你說的一個法兒，直弄他九霄雲外，請問計將安出？」張暄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聰明人，不須細說。」

只須在令尊前，今日說他不講書，明日嫌他不教字，後日說他不作文章，令尊決乎著惱，去見先生。那先生見你父親到館告舌，決定又加嚴緊，大官人仍前又是這等葬埋他，令尊決乎不信。大官人只撿海篇上難字、獨腳虎的酒令、沒對副的課聯，終日撮些，將他盤問，他一時間自然還不出來。你便對令尊講道：『先生字也不識，教孩兒讀些甚麼書籍？』只騙得令尊見信，他生意中人，自然把先生怠慢，那腐貨自道一景，見東家相慢，管教不日辭去。只當拔去了眼中釘，豈不是好？」都飄道：「大兄所說極妙。但我老子又要另請，終久不是了局，如何是好？」張暄道：「不難，別的先還有膚面剛骨，假意要下請書，先講束脩，與你令尊，算來無緣。不若小弟一個朋友，與我極其相知，現是府學中生員，好因功名蹭蹬，連走□七八次科場，也不曾入得一次；便是歲考，累年定在四等。做人極其有趣，坐館更是所長，不惟不論束脩，只要尋得一年豆腐飯吃，就肯坐下。敬東翁如敬君王，待學生如待父母，隨你舒暢，再不拘束。小弟若薦得這一個敞友到來，管取大官人開爽。」

都飄道：「若得他來便好。倘是不屑教誨，如何處之？」張暄道：「大官人又來說笑！目今先生多如學生，鑽得一個小小鄉館，也便是蒼蠅見血，一哄都來，有的把成關酒半年前就擺，有的薦館錢兩月前就送，尚且輪不到手。況今大官人府上肥館，爭也爭不到手，有個不來？」都飄道：「千萬要老兄在心。」

說話之間，酒肴已備，小易牙輩，總是向年賭友，不妨列坐。門外又有一人進來，但見：

扭捏身軀，溫柔性格。聲名已匹高唐，技藝不慚鄧氏。木易草化真妙手，故小撇是專門。

來者就是善於音律的賽綿駒。四人見畢，各各坐下。都飄道：「今日蒙張大兄厚意，我等各宜痛飲，推辭者先罰一大觥。」

張暄篩杯熱酒，遞與都飄道：「借花獻佛，就澆大兄行個令，約束眾人，如何？」都飄接過酒來，一氣飲下，道：「列位賢兄，小弟只取個如法罷，酒底只把自己綽號串一偶語，不合式的，罰兩大觥。小弟道起：

都白木，都白木，肚裡原無半點墨。半點墨，可是行屍，應同走肉。從來嫖賭行中熟，不惜黃金賤珠玉。賤珠玉，有日囊空，齊人妝束。」

小易牙等一齊道好。第二杯就該輪著賽綿駒。賽綿駒掇起酒杯，骨嘟飲下，想了一會，制出一套道：

「賽綿駒，賽綿駒，肚裡原無半句書。半句書，陽關三疊，一曲驪珠。後庭花果萬千枝，皮場廟裡多精緻。多精緻，賴有屯田，問津可據。」

都飄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出口太遲，也要罰一杯。」綿駒道：「酒是去不得了，情願唱只曲兒當數。」都飄道：「這也使得，便准折些也罷。」賽小唱道：

「論人生，男共女，匹陰陽，前對前，如何後宰門將來串？分開兩片銀盆股，抹上三分玉唾涎。盡力也篩將滿，那裡管三疼四痛，一謎價萬喜千歡。」

賽綿駒唱畢，斟酒送與小易牙。小易牙道：「我也拼得罰酒，只把腳冊亂道與你們聽：

小易牙，小易牙，身伴原無一技佳。一技佳，不惟煮水，且會烹茶。魚頭肉鹵味堪誇，鵝湯鴨汁先嘗著。先嘗著，賓客餘殘，區區飽嚼。」

都飄道：「到也通得。如今過令。」小易牙將酒送與張暄。

張暄道：「小弟道出家門，豈不有類蔑片？到今日方才恨殺當年取綽號那天殺的。也說不得，也要勉強完個故事。」把酒飲乾道：

「熱幫閒，熱幫閒，手內原無半個錢。半個錢，全憑一嘴，賺盡人間。說無說有撇空拳，踢天弄井專行騙。專行騙，鐵甲面皮，何愁缺欠。」

都飄道：「偏獨大兄說得不好，要罰三大杯。」張暄道：

「為何小弟該罰？」都飄道：「你的本事，難道只會『馬扁』？還有那『嫖賭』二字，將欲瞞誰？」張暄道：「嫖賭雖是在行些兒，卻也難於名狀，故此到不說了。」都飄道：「為何到不以為名？」張暄道：「大官人豈不曉得，孔夫人也道：博學而無所成名；又不道大智若愚、大巧若拙、大功不賞、大名不揚。」

只因小弟嫖賭最慣，加之目下功夫大熟，故此難於名狀，只索罰酒了。」都飄道：「好花嘴，一向不見，越發會說天了。嫖賭行中，除了區區，數一數二，數到三五百上，也還輪不著一個熱幫閒影兒。今日一竟誇口到這田地，也忒煞油嘴！」張暄更加假意逞能，都飄只是不服。

兩人正聒絮間，賽綿駒道：「何必門口，今日小弟在此，做個見證，大官人何不先將賭的手段施展出來，把老張直頭打下戲台，看他有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？」張暄道：「我何懼哉！」

」都飄道：「他身邊沒有現管，不與他賭。」張暄道：「只你大官人有銀？不敢欺說，如今的熱幫閒不是當年的人了！」小易牙道：「又來賣嘴！不過老婆面上得了一二百兩銀子，直恁的數黑論黃？若有現物，拿來看看。」張暄就拿出四五錠真紋銀子——都是預先吩咐小易牙那借來的，又有許多低假金銀首飾、酒器，擺上一桌。賽綿駒伸舌道：「果然話不虛傳，熱幫閒真髮跡也且如此，待我掌管籌碼，現銀打發，就此交鋒。」

小易牙隨即收過酒席，鋪下絨單，搬出法物。都飄就將□兩銀子打下籌碼。張暄道：「有心見駕，□千勾得幾擲？」都飄道：「今日不帶銀子，豈可空手賒籌？」賽、小道：「大官人又來見淺，卻不道口響是錢。小弟放籌，料想大官人不虧小弟，賒籌又何妨哉？」連忙又送過三□千籌碼。張暄也打五六□千。

小易牙道：「我也買一來千，做個搭盆耍子。」

四人周圍坐下，放開骰子，呼紅喝六，叫喊連天。張暄假賣破綻，挫些眼色，不多兒注，將自己籌碼盡行輸在都飄面前。

兼之小易牙又輸，竟把個都飄面前堆做山高的籌碼。都飄滿心歡喜，極口誇強。張暄手中一籌也無，還要討擲。都飄道：「好個博學無所成名的相識，籌都沒有，還要來擲？」張暄道：

「勝負兵家常事，那裡怕得許多？熱幫閒要是這等輸去，少也還有二□多場好賭，結末還有個妻子底裝，拼得輸了，與你貼個枕頭相送。」便又將些假物押籌。賽、小故意憎嫌道：「那裡值得許多？你贏不必說，多分又是大官人贏了，我掌籌的要兌出雪花樣的銀子來，不當耍處。」張暄道：「又來嚼舌。放順溜些，該有三□千買，只打二□千罷。」有了籌碼，復手又擲。都飄還只道是前番爽快，那知張暄換了肚腸，放出辣手，起落之間，眼裡換下一付藥色，也不知是甚麼大小面，夾板、弔角、鑽鉛、灌水之類，加之鉗紅坐綠，在張暄那一些兒不會？

在都飄又那一件兒不吃？更兼賽綿駒代開籌碼，若見張暄贏了，假意要強捉個頭，張暄趁手一奪，賽、小便趁手灌下一把大籌，算來就是無數。俗話叫做灌水。只這起骰、灌水二法，也說不盡其中新舊奧妙，從來也不知斷送了多少真真豪傑，那怕你這個都飄？眼見得輸做乾乾淨淨。小易牙又將美言粉飾道：「這一通不過酒頭快，大官人不要懼他，只多打些籌碼，叫做肚飽稍寬，他就是好馬，也須跑乏。」都飄不肯服輸，真個似金彈子打灰堆，去一個沒一個，出一注輸一注。

稍管已完，立起身道：「今日倦怠，興致不高，以致暫磨霜啼。明日多帶些銀子，定與你見個高低。」張暄收起籌來會銀，賽綿駒代為挑起，都飄只得將些金簪、金戒子、剔牙之類做個色頭，辭歸。

張暄三人即將贏的現銀一□餘兩分訖，再定下許多詭計，準備次日臨場。後來都飄果不出三人之范，只一個來月，兼嫖帶賭，產業賣去三分之一。街坊上人人曉得，只瞞過成珪夫婦不知。真個風捲殘雲，雪消春水，早動了家下一人之心，另又生出一段文字。且聽下回分解。